

没了，能找到吗？”潘亮是刘老师的二儿子。我说：“只要您是为出书发我的照片我都保存着呢，您放心！”刘老师说：“这次好心痛。”我能理解那些照片里有着刘老师多少美好的回忆，病床上的刘老师，多靠看这些照片来打发难熬的时间。过两天终于问到那张照片是在“中国配音网”任红处保存着。任红今天发微信说：“我还欠刘老师一张照片。”这张由刘老师先生所拍的旧照片，任红特意加印放大了，在微信上跟刘老师说：“放心吧，下回带给您。”然而这张照片再也送不到刘老师手中了。

1月30日，刘老师发微信：“近日我不大好。”我的心再一次揪了起来。为了安抚刘老师，我从网上找了不少与她有关的视频，让她可以在手机上看看，以便散散心。3月17日，刘老师发微信：“用吊球蛋白也消不了肺积液，治不了气喘，昨做了肺穿刺抽水，挂着引流管，还得抽三四天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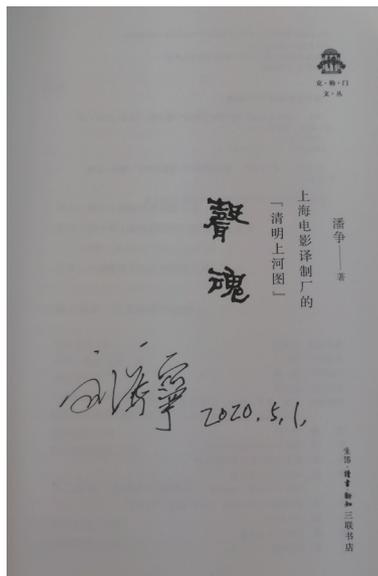
3月24日，听说医院允许探望病人了，只是需要严格的登记、测体温、戴口罩，并且要在规定的时间，我赶去医院探望刘老师。那时刘老师身体已大不如前，躺在床上已经离不开吸氧了。给她带的她喜欢吃的鼎泰丰油豆腐粉丝汤也没有吃。刘老师说：“现在都没有胃口了，一大早就要吃一堆药，虽然很想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，可就是没有胃口。”谈到自己的病，刘老师真是心有不甘，她说以前不是这样啊，年轻时也吃过很多苦，也得过很严重的疾疾，但都挺过来了。她还是希望自己能下地走动走动，哪怕扶着床沿站会儿也行，否则毛病会越



上图：配音是刘广宁一生的挚爱。

来越多。潘争跟我讲，实际情况是，医生怀疑她有肿瘤，加上再也不能采取任何激进措施的心血管病，她的身体已经越来越衰弱了。

最后一次见到刘老师是在5月



1日国际劳动节。那时潘争的《棚内棚外》补充修订为新书《声魂——“上海电影译制厂”的清明上河图》刚刚出版。作为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史诗般的传记，年近百岁的配音元老苏秀老师欣然为该书作序，而这本书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刘老师家庭及个人的历史。

特殊的疫情防控下，只允许下午5点到6点探望病人。我带了一点自己包的饺子，又带了几本潘争的新书去徐汇中心医院看望刘老师。这次看到刘老师更加衰弱了，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。她趟在病床上，鼻中插着氧气管，稍微动一动便气喘得不行。刘老师见到我来非常高兴，很想跟我多说几句，但声音很弱，我要贴得很近才能听清。我扶着刘老师坐起来，艰难地坐到床旁边的椅子上，刘老师拿掉氧气管，吃了两个饺子，便再也吃不动了。我拿出潘争的新书给刘老师看，刘老师非常欣慰，跟我说潘争打小就喜欢写东西。我问刘老师可否签名，刘老师用力握紧笔，认真地写上自己的名字，但已经是气喘吁吁了。我不忍心让刘老师签下去，便只请刘老师签了一本书，这也许是刘老师最后的签名。我帮刘老师重新躺好，刘老师歉意地说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你服侍我了。

之后刘老师的身体状况就更加恶化了，医生检查的结果也确诊是癌症，但我们都没有告诉刘老师，真是不忍心让她知道。刘老师一直期待着可以早日出院，可以为喜爱她的观众朋友继续朗诵和配音，她从没有想到病魔会这么快把她带走！

窗外的雨还在下个不停，寄托着对刘老师无限的哀思。刘老师一路走好，我会想您的！